

Kodak
LICENSED PRODUCT

© The Tiffen Company, 2000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日本外史拾遺

十三
止

共十三

特別
U5
6978
13



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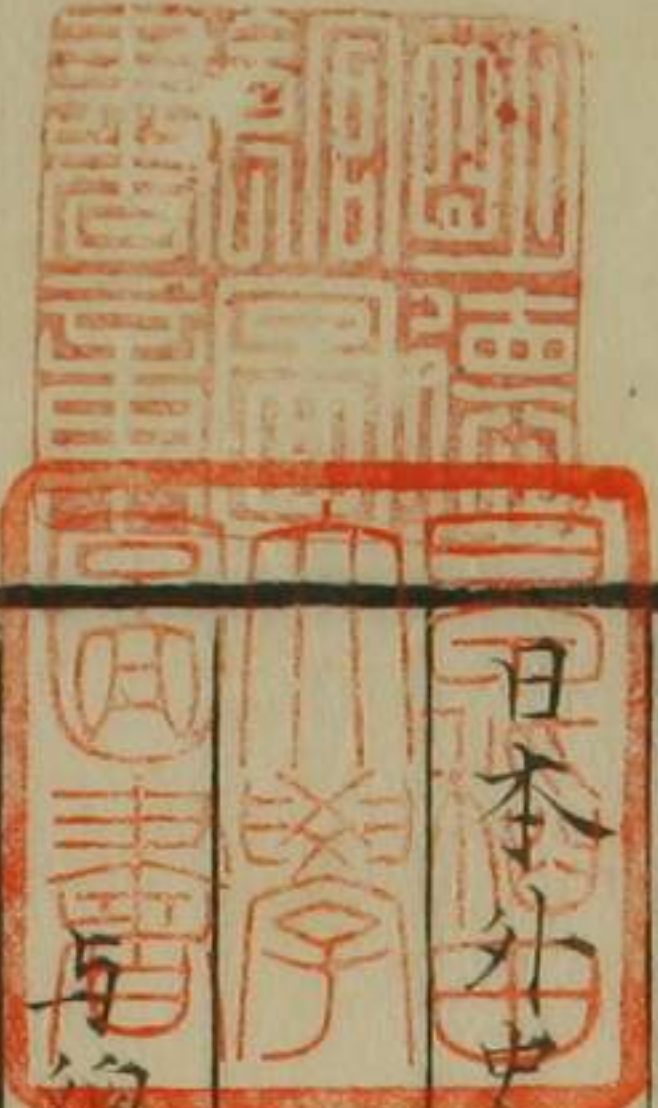
門 5
號 6978
卷 13

丑本外史拾遺卷十三

總戎施雲石

江都岡部英晚香

今世抵掌而談戎事者每岌岌以憂西北而東南四省
隣倭距海若視為緩圖其說以宸居保障為重而漢
唐宋皆不急海而急邊緩于防海固其所也不知漢唐宋
原無倭患而薦食朝鮮龍衣取琉球一事則從開闢未
未之有者于我朝見之此可泄泄然置倭而高又虜哉嘉
靖間通販盛行禍亂立致今杭城之貨全以海洋為去
路家家俱慕通倭人人盡思下海閩人牽浙浙人牽我



昭和二十九年
五月十日
購求

王壽堂
蘓松間有少將軍在海外之知名久矣倭不敢左足而
穴規漳泉福興間浙但恃有沈參戎其人而參戎以憂
謫畏譏又甚之以同事之制于肘遂飄然掛冠卸甲不
佞極千百言不能挽撫臺多方慰藉不能留英雄不
受磨礪亦自有超然遠大之識撫臺去參戎又去浙
事其安可問哉大丈夫登壇拜將勛名勒鼎銘常
麾下試磨礪劍須之建功戡亂當不遠矣長安中
並無一語譚倭吾鄉之肉食者亦未嘗借前箸以亟
籌倭家邦之憂亦國家之憂也酬功之曲特隆于
西北而御將之法獨苛于東南急堂奧而疎藩籬

重腹心而輕手足不念天南財賦用以濟邊痛癢攸
關安危依倚淺衷不揣謬管紊成書刊成請教閩南風
聲最適有聞幸一一示之

西湖小草
卷十

又

閩地不通舟楫經秋聞問曠然時勤嚮往稅璫跳梁
露刃要挾重臣幽房困窘即佐目無綱紀以輕朝廷宜
繇大將軍巡海內無重兵即以幕府威嚴敢于瞋目擁
盾輕進突出藉令軍麾未發必當坐鎮以杜邪萌即
不然而雷叱電掃衆當辟易天子命使縱不敢置之刀俎彼
群不逞之狐行藉虎者縛之標下不類孤雛腐鼠哉方

伯公傳來一稿謂中璫欲甘心于左右嗟乎十年前往事有
似綠林跳躍喪心淮土面堂堂帥府置之不校乃敢含沙
反射耶已矣地方得驅此號食殄食梟杭四凶遠而卿雲
爛日月光閩省可長無事獨念海氛未淨時有短鯨
乘浪往旋于山城五島間在浙蔓又延滋甚不識何筭而
令華夷隔絕彼此不為日中之市也威望日隆干城屹
然萬里黃金肘後懸望麟圖夙便顯役奉候起居
積緒盈盈空惚百不一吐 同上

又

閩海道遠書郵久濶忽承授衣解帶緝袍戀戀倍

感交知閩受璫雷窮獸思攫輒露爪張牙以觸軍
麾今幸收之羅網即日將供刀俎矣所慮者海外勾
引日益昌熾蓋閩人之通西洋呂宋其故習也以海為
市以客為家以販為生計倭偵得其情以重利購之
其販倭與販西洋者不啻近市利三倍于是舍西洋而
走倭而浙之海道更捷于閩之海道浙之產絲更便
于閩之產絹絲于是又舍閩而走浙浙因海販茲多嚴
檄官兵緝詰于是又自浙而走南直其走南直也若
入無人之境矣浙之獲販止有絲絹等貨而南直之走
洋則有硫黃焰硝矣昨冬訛傳海禁大開無復顧忌而

大中丞節鉞又虛懸以待不可必之朝命人情玩愒戎務廢弛故不佞所憂者非閩浙之憂而江南無備之憂也竊念閩人習販勢不能盡戢今三面張羅而開一面于南直是閩以浙為壑而浙又以蘓松為壑也明公無慮肘腋而虞桑梓大將威靈範圍區域請以長鞭策之何如昔吳起以見占隱以往察耒文侯身自布席醮吳起于廟立為大將守西河拓地千里浙有一沈將軍幾為謠中非文侯即得沈將軍不能用也愚安得沈君与之談兵說劍又安得董司勳其人以延攬折節奔走海內之真豪傑哉榻管喟然翁丈善自愛

遲之數年不佞与台文當橫槊賦詩戮力于疆場毋令塵埃終老也一咲

同上

復都閩梁學海

海上威嚴夙藉飛將軍左右翼雄躍波濤制勝中外今乃借重湯沐以固萬年根本去危而就之安其為一節惜賢勞計甚便所幸國如金甌四面無缺方一島夷跳梁震鷲內地試向披堅執銳之士問之曰爾能麾長戈橫短槊蹈海如夷否再向抱牘陳言之士問之曰爾能為三表五餌繫東夷之頸鞭撻山城酋長否渠必股栗色變不知所為計矣則君侯所云弓馬策論二物

皆不能禦敵者誠然誠然幕下以之取士無殊泥飯塗土
羔美然舍泥飯塗土羔美又無可以為戲總之恃國家靈長
之福如天不佞与君侯可高枕而娛無事耳不然舍二物
而求所以致士之術則惟有武怒蛙市死骨以示好尚于四方
其或有杖策從戎以副登壇之選者乎世情多險仄
廊廟習紛紜口腹之戈矛既熾則疆場之戎馬將興不
按偃息外藩如牛場鼠坻不達于通衢明公善愛倚
長劍而望青天將來為主君效一臂海外磨磨小之乎
無足言矣安居之暇無三心遠略數布歲言伏楮神隍上同

贈龔太守陞湖廣兵憲序

天下承平日久寇盜竊發將為我國家患朝議推選
文武蓋臣以濟時難以舒皇上宵旰之憂于是郡方伯
鴻洲先生進拜湖廣憲副整飭荆以南兵防云夫兵
武象也于治為威牧文命也于民為惠我公牧郡蒲
不設而民享朴不戒而士云省戈筭裳而淑旌頑別
海邦之清寧者數年雖倭夷內攘瘡跡兩浙而吾
溫晏然智能勇功公殆不自有焉而廷推首及何君
子曰強燮時也剛柔政也仁義本也文武用也乾坤咸
而道光水火濟而德又克仁義之推盡剛柔之用弘文
武之政順強燮火之時而治用弗成者否也古稱臯陶為

士黎民允懷十二牧內修蠻夷率服中興之代惟孝友
之臣稱焉黯黯者昭明之緼也悶悶者廣大之張也
循循者恢弘之漸也公殆合羽受敷施而時出之者乎
故常執法理官發奸如神明矣哀矜之恤獄稱惟良
又常肅憲內臺黜邪如雁鳥隼矣長厚之風時推得
體自公出牧其風采猶昔也而仁惠昭其長厚猶昔也而
威靈肅赤心置腹而黎庶格心甲兵在胸而蠻夷遠
遁仁義並行廉明茂著議者擬于渤海其循良之
績蓋再見焉公所謂不動聲色而措吾邦于平席之
域他日廟堂台鼎為龍為光兵憲之推特其緒餘

而當衡者亮之稔矣夫和風甘雨人不見其休祥青
天白日人不見其精蘊雷霆萬鈞人不見其鎮重彼
未系公之奉原華安夏而徒矯惠心于一時淺之乎况規公
也哉吾聞荆南扼吳楚連巴蜀南秉麻稷之饒粵西
踵胡蕃之孽長江巨湖群浦嘯聚用公之素以壯猷
遠略雖使天斬土不波長城萬里在一指麾豈惟循良
之足多威武之乍試而已哉某温之鄙人也乞骸林下于
世事無所知与高枕安餐安公之威惠不知老之將至
第聞奪之而去隨童叟攀留而不可得于諸公之
請贈也願質諸君子而陳其梗槩焉若夫咏哀懷

棠申士民之忱紀賢能之頌則俟觀風者采而聞之
當守勒之簡書以信今傳後某也非其人豈其言
趙廷松敬帝
集卷八

正平

附日本 年代未詳

案日本正平一號諸記籍均未採彼國人刻大成年
代廣記亦不載惟錢遵王跋何晏論語集解有之
誤作高麗而後人知之特重刊附以札記謂中華不
知係彼之年號大肆譏誚然廣記起其國三十七代
孝德在中原係蕭梁時至于今千三百餘年並無是

市野光彦正平本
論語札記云錢
曾讀書敏求
記云童年讀
史記孔子世家
引子貢曰夫子
之文章可得聞
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已矣夫
竊疑古文論
語與今本少
異然亦無從
辨究也後得高麗鈔本何晏論語集解檢閱此句與漢書傳贊適合因思子貢當日寓

嗟嘆意于不可得聞中同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若脫此二字使
作了語殊無低徊未忍已之情矣他如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等句俱應從高麗本為是此
書乃遼海道
蕭公諱應宮
監軍朝鮮時
所得甲午初夏
予以重價購之
于公之仍孫不
帝獲一珍珠
船也筆書壽
古如六朝初唐
人隸書碑版
居然東國舊
鈔行間所注字
中華罕有識之
者洵為書庫
中奇本末三行
云堺浦道祐
居士重新命
工鏤梓正平

號况是書市野光彦翻雕于文化十三年乃丑甲子
之丙子歲去予成書之辛卯年祇十有六載其札記
云此書之刻僅四百五十餘年則正平甲辰乃在六十
八甲子中矣據彼記載云後小松立稱至德元年
係洪武之十七年也後改佳慶應明德應永四號
至永樂十一年癸巳稱光立仍稱應永後改正長至
宣德四年己酉後花園立稱永亨元年永樂甲辰應
屬正長欽又張氏月霄藏書志載翁氏手跋略云
見日本年號箋知正平乃日本割據之年號也日本九
十六世光嚴延元元年丙子有割據稱南朝者於出

甲辰五月吉日
謹誌未知正平
是朝鮮何時
年號俟續考
之光彥安未此
書既流傳清
國藏于傳王
之架然其言
云得高麗鈔
本又云東國
舊鈔則是摸
寫此字者而非
印本明矣遵
王好聚書精
賞豈而日以
高麗本則彼
未見正平原
本亦可知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余蕭客古經解鈎沈並襲其謬竟不知正平是
皇國之年號也故舉以正之

吉野建都改元時中國元順帝至元二年歷四世平
五年而終正平是其第二世自稱後村上院甲辰是正
平十九年當日卒九十九世後光嚴復治三年中國元順帝
至正二十四年也云云據此跋語正平甲辰正在至正而廣
記何竟遺漏又黃氏跋援翁氏云正平非日本國王之
號是其出吉野僭其國曰南朝又光彥札記謂竟不
知正平是彼國王之年號故舉以正之其兩相矛盾即
此可見至於中國車書萬里漢晉以來草六稿僭號
無甚大事者史傳尚不收况外夷紀號似太倉中一
粒詎能盡登簡冊古人著述湮沒者不可枚舉或

佚此存彼或前所未聞後反見之徃徃有焉聖經賢
傳有不存者豈獨何晏之解耶茲因編錄紀元并
識數語予非好辯者

文祿

丙神宗萬曆十四年
日本平秀吉叛稱文祿元年至壬辰年平
丁十五年
日本仍稱天正至壬辰始改元
壬二十年
日本改文祿元年又改應長案叛臣平秀吉既號文祿國

王何以全之

甲子紀元 集成卷四

寶龜

寶龜國外日本

或云即白龜已改養老按白龜日本

所載凡四恐有誤

甲子紀元 集成卷五

義明

義明附日本

謂是寬永之後之號但廣記諸書均未

之載存疑可也錢文日本實有之因載年號故錢文從略

甲子紀元 集成卷六

寬政

寬政附日本

注見天明下

案其國人新刊大成年代

廣記起唐貞觀十九年至予編錄是書乃以甲子之辛卯

歲計一千一百八十九年而中外紀元瞭若指掌若將來所增

亦冀後之好學者續而補之為幸

甲子紀元 集成卷八

仙臺

仙臺錢

按日本廣記載一百二十代天明四年鑄仙臺

錢即鐵泉方郭者其王元年乃中華甲子之辛丑歲

云甲子紀元 集成卷五

倭躡姑蘇

倭躡姑蘇戰嬰兒為戲唐公順之時家居一見痛心憤不
俱生時督師海上者趙文華嚴宜倖客也公挺身往謁與

陳機畧且言非專任胡梅林不可趙乃首薦起職方郎中
視師浙直因任胡宗憲宗憲亦有覬覦嚴相以結其歡
故無制肘之虞始得展布以除倭患

陸壽名續太平廣記卷五

楊倭漆

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用事同時袁彬指揮者隨駕北
狩有護蹕功達惡其逼令邏卒據其陰私欲致於死時有
藝人楊暄者善倭漆器宣廟喜倭漆之精令暄往學號楊倭漆憤
甚乃奏達違法二十餘事且極稱彬枉疏入上令達逮問
暄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与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
曰暄賤工不識書字又与君侯無怨安得有此望去左右

暄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賢授暄使暄投進暄實不
知所言何事君侯若會衆官詰我我必對衆言之李當無
辭達聞大喜勞以酒肉早朝以情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問
於午門前方引暄至達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暄已吐矣
賢正驚訝暄昂大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
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達教我指也因剖析所
奏二十餘條略無餘蘊達氣沮詞闕於上由是疎達彬得
分司南都居一載驛召還職後達坐怨望謫戍廣西以
死同上

為倭虜去

吳侍御鵬舉為孝廉時獨一子為倭虜去潛南於山東某家作僕某家兒殺人成獄故賄匿去而以吳子代死會公按山東問兒服乎兒曰我乃吳舉人某子云云視之果其子公仍以繫獄而涕痕滿面側窺者莫知其故臬司諸公偵得其情即日釋出具輿馬衣服送還家今籍博士矣

續太平廣記卷八

倭夷突犯海上諸郡

楊公某關中整屋人婦李氏才七歲公賈於陞漳浦主藤氏家藤新寡後為其家贅婿生一子冒姓藤氏亦已三歲倭夷突犯海上諸郡掠公以去居十九年髡跣跳

戰皆倭習矣後又隨眾犯閩會閩帥敗之去而公得遁歸為畧囚屬紹興郡丞楊公世道者釐辨之夷耶民耶公曰我閩中民也因道其里族妻子名姓多与己合異之婦以問母母今再讞而聽於屏後不數語大呼曰爾翁也起之囚中拜哭皆慟沐浴更衣慶忭無極次朝藤公知公得翁舉羔雁為賀公觴之翁出行酒藤公何由入閩翁言其始末又与藤公家里族妻子名姓合異之亦婦以問母其日公未報謂藤公觴之而母竊聽其語又大呼曰而翁也其為悲喜猶楊丞家於是閩郡黎老歡忭呼為循吏之報士大夫羔雁成群蓋守丞即異地各姓實同

體兄弟而翁以髡跣跳戰之卒且為梟囚一日而得二貴
子兩夫人以朱幡千鍾養焉其離而合陳而親賤而榮
豈非天故為之哉 同上

奉賀邑侯卓明府課最蒙恩襍贈序

上即位之明年壬戌天下郡邑之長咸以述職朝京師而
吾吳之賸令用撫按重臣疏請得不行者二人一為長洲
葉侯其境四澤舟車常輳集且督撫之行臺在焉上
事下輯加以過客之求稱而一以清淨簡易處之謚如也
一為吾嘉定卓侯邑東瀕海常虞跋浪土田不宜禾仰
給於境外之糴又其俗謹訟苟力足以求勝顛倒是非猝

難得其要領侯為之再期月以勤敏廉辨著稱既而秩
滿於秋八月奉爾聖書褒稱賜之秩榮及其親於是邑
之人撰文詞道盛美以聲其三年之佩服者踵相接也
若邑學三先生咸以庇其宇下亦既焜耀厥詞矣願
於堅之不敏而辱使一畢其愚辭讓不獲輒略陳惠
政之大凡因僭及於侯之勸學作人而士之所宜黽勉報
稱者以為贈蓋昔人之論治其言流俗之弊莫甚於犯上
無等矣而今者金之氓自改漕而折幸賴先朝數十
年休養生息之恩與良有司之調劑緩急而沃以膏澤
撫以抑搔由是邑多墾熟之田人受更生之賜而懷焉

忘其所自不急於輸上供之金顧乃愚者輕耗於衣食悍
者競騫於諍訟黠者營窟於簿書不則鮮衣怒馬
徽宮室豐饌羞以務足其慾因而相誇耀相仇怨以
沒於案牘之深淵以膏於刀筆之鈔鋒一何戾哉夫
非獨金之然也雖貴盛之族詞學之徒其蹈坎井而不悔
者已不少矣嗟夫曾不思向之積困於漕而莫可控訴者
謂何今之得平其政而猶煩筆楚者謂何是何異貧兒
苦饑以賃春積緡錢而盡捐之博徒幾何其不溝壑
以斃也於此有人焉提耳而訓之尔其勤拮据乎毋飽
以嬉乎毋召鬪而取怒乎此則長吏之赤子吾民者如

侯今日之政是已若其誦詩書稱古昔已得號為士人
而猶不知戒焉是豈可不深長思乎堅也請得具陳今
昔之勢与吏治之難而後徐及於造士嘗聞之嘉靖
之季年邑蓋中倭矣於時僅積土為城耳賊之慄悍
勢若風雨然卒能固守使賊倦而被創以退者徒以
倉有積粟可恃為守故也自折漕至今民之逋逃者
以歸地之荒蕪者以墾土無所苦心苦而上亦易以撫循
遂使城無歲月之儲俗有靡費之習昨歲販糶少
搜米價騰涌四鄰咸為震悚而小東尤極憂惶幾
於開釁幸而獲穩有如頃者齊魯之間小春強為患

而創殘迄今未息亦足慮也夫不憂空城而徒憂群盜必無及矣竊謂憂盜起不若真備徵心倉卒之繼又不如徵心積漸之媮此非愚民所能知而在事者不可不早計也非侯仁賢孰可以語此非深為桑梓計者亦孰可以斯言進哉苟為今日慮向者媮惰苟且之習其亦可以一振刷矣迨其暇日則莫急於勸學作人是賢士之模範而名公卿之所從發跡也登於朝則為世梁棟處於鄉則為衆表儀夫士也而以經義求之正為其才而其學殖有可見於文詞耳而今之人士鮮有不炫浮華而遺本根者務於爭時而已是以為世用乎不也故

勸學必先明經明經必守其師說似也尤當進而求之於古無以局曲隘之無以新異汨之即如詩子衿說者蓋云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脩其留者思其散而去者則曰寧能不嗣音乎徒相与登高為樂曾不知我一日之思有如三月之久乎凡而思君子也當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常度如風雨之晨而雞猶不失其喙也古之人蓋有所本矣必曰此鄭衛之風以刺淫奔也其又何所據乎自儒者之以意說經章古而自用而今之經義漸不難以剿說汨之夫明經三先生之所以教也亦侯所以作新一邑之士而可推之於天下者也堅也竊

謂頌侯之德政者多矣或未及於此輒不量其狂妄而
一進之儻可比於古之頌不忘規者乎

天啟二年冬十二月穀旦治民婁堅拜手撰并書 學

博晉陵龍興道洽金陵晉應午南充明之忠同再拜上

樓堅真蹟
絹本

日本扇

元祐二年丁卯 先生年五十二為翰林學士復除侍讀有
書石舍人北使序後及有與喬全寧可頌君詩其序云元
祐二年全來京師十數日予留之不可又有二月八日朝退
起居院感申公故事作一絕又有書子由日本扇後及

作祭王宜甫文

王宗稷東坡年譜

題日本前川秋香多羅山看楓圖卷

一夜濃霜染斑斕樹樹楓雲連山靄紫葉落水
流紅躡屐迷前路停車愛晚風多羅峯下客

吟賞夕陽中

楊幼芬鮑入桂花樓吟草卷二

題吳珊珊夫人遺集後

樓頭鈔韻感遺音惜我頻年蟋蟀吟願得溪藤三
百幅與君傳寫徧雞林 予將以夫人印本寄示日本諸閨秀 同上

區種

菊有數種唐種為最取唐種者中華之種也 如今銅船至日本呼

為唐山表 約計三百餘種如松子鶴翎甲拍球幢之類

咸稱上品惟性宜沙土吾吳植之非易往往不能茂盛

倭種多產于日本較唐種尤夥大致艷麗者居多

俗呼洋種洋種之中有一種青莖細葉作蒿艾氣

者味苦花大者苦甚實非真種也 顧祿藝菊須知卷下

辨性

凡菊各有其性如初種宜半晴半陰既種宜有風有

日結葉時宜肥花開時宜潤而倭菊之性又各從其

種如松子蕪龍宜陽紫色者喜陰灌肥之日比皆

宜早如五福紫錦百合之類獨宜遲苟非多歷年

所安得能其精微 同上

日本足利學

不其延傳言桀不謀長久 循按爾雅釋詁基謀也孔

子閒居引周頌夙夜基命宥密作夙夜其命宥密注

云詩讀其為基基謀也此傳以長久解延字以不謀

解不其蓋讀其為基正與孔子閒居曰正義未無疏通

證明漫衍云有夏桀不其長久日本足利學據疏反

改傳為不其長久而以為唐以前古本不示枉字 焦補疏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跋 洪頤煊

右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二百卷日本西條掌院記山井

鼎所撰東都講官物觀補遺嘉慶丁巳夏阮雲臺夫子視學兩浙以日本元板落紙本再離于琅嬛僊館以一本贈頤煊頤煊始得卒讀是書據凡例所引各本有曰宋板者足利學所藏刻本有曰古本者足利學所藏寫本有曰足利本者本學所印活字板本有曰正德本者明正德注疏本有曰嘉靖本者明嘉靖注疏本有曰萬曆本者明萬曆注疏本有曰崇禎本者明汲古閣注疏本今中國所行惟萬曆北監本崇禎汲古閣本而已餘不可悉得也頤煊偶以他書所引證之如隨大亨貞貞上有利字升積小以高大以下有成字柏舟鬢彼兩髦鬢作仇月令鞠有

黃華鞠作菊與釋文所引本同曲禮主人辭不能亨亨作烹檀弓從若斧者焉從上有吾字鄉飲酒義所以致絜也絜作潔與初學記所引本同坤象曰履霜堅冰下有至字檀弓使子路問之子路作子貢禮器二者天下之大端矣矣作也與藝文類聚所引本同羔裘彼其之子其作已衡門可以樂飢樂作癯論語舉一隅隅下有而示之三字與文選注所引本同雜卦姤遇也姤作遘王制示弗故生也示作亦學記燕辟廢其學辟作譬與唐石經本同緇衣敝予又改爲兮敝作弊曲禮酒漿處內內作右檀弓凡在宮者殺無赦宮作官祭統論撰其先祖撰作譔與太平御

覽所引本同他如桓公六年疏孔子年十九娶于宋開官
氏開作并與韓勅碑同可訂今讀作開之誤襄公二十八
年傳武王有亂臣十人亂下無臣字與論語釋文同可爲
攻偽古文尚書者增一左證定公四年傳殷民六族殷民
七族民作氏古人氏族竝稱不可謂避唐諱也洪範五者
未備者下有是字後漢書李尋傳作五氏未備古氏
是通用後人誤衍一者字又曲禮客踐席乃坐作客踐席
主人乃坐檀弓還葬下有而無擲三字王制屏之遠方上
有不變王三字樂記五成而分下有陝字表記不犯日
月上有君子二字義皆長於今本山井鼎稱足利學所

藏古本爲唐以前物蓋亦可信其不誣矣惟盤庚作
福作災作依福依火依當是作字之謬微子之命序殺武
庚庚作康古文康庚字相近君牙率乃祖攸行攸作
道攸本作道因謬作道秦誓漸漸猗漸漸作鮎鮎卽說文
詔字之謬亦惜材力有限尚不能考覈精當耳昔人謂文選
注一字一縑頤煊于此書亦云頤煊喜公之嘉惠後學重雕
是書而獲至寶也因略書所見于卷尾嘉慶庚申五
月廿三日 嚴杰經義叢鈔

浮泥

日本寄語船曰浮泥 事物異名錄卷十七

付泥

日本寄語星曰付泥 卷一

空措泥

日本寄語金曰空措泥 卷二十五

失祿措泥

日本寄語銀曰失祿措泥 同上

明治四十三年夏

進藤篤花氏分与

